

80后在社区 堂堂正正退党



张誉锡到社区党支部申请退党。(张誉锡提供)

留学韩国见闻

1989年出生，从事科技产业的张誉锡（化名）来自中国河北。

张誉锡高中毕业后，赴韩国留学5年，当时他认识了许多台湾与香港的朋友。他说：“身为党员并没有给我任何好处，反倒是在国外被视为异类。”在韩国时，张誉锡有次在酒吧与友人们聊天时无意间透露自己入过党，当时场面一瞬间冷下来。后来几次出去玩，朋友们就有点尴尬，他才发现国际社会对“中共党员”存有疑虑，甚至是讨厌与恐惧。

张誉锡并非自愿入党，高中时也没有加入共青团，但因为某次学校安排体检，他的体能符合当飞行员的资格，校方对他寄予厚望，所以让他在一日内同时入了党、团。他回忆当时就是抄了两份同学的申请书，莫名其妙地入了党。

2019年，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众上街争取民主的运动，当他网路翻墙看到与中共官媒完全不同的新闻画面后，感到很震惊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‘暴徒’有60多岁的，我也没有见过百万游行，‘暴徒’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民主的百万游行？所以我所看到的真实的（情景）和他们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”

内蒙女婿的感想

他的妻子是蒙古族人，2020年中共颁布内蒙新语言政策，许多人因为小孩上课不能使用蒙古语而失望。

2021年8月14日，张誉锡利用商务签证之便离开中国，并决心与中共脱离关系。他说，共产党只要对哪个地区或谁不满意，就会给其挂上“独”字。“它管香港人叫‘港独’，对西藏不满意的时候叫‘藏独’，对新疆不满意的时候叫‘疆独’。”内蒙古一向被视为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模范省分，但还是逃不了中共的整肃，被扣上“蒙独”的大帽子。

张誉锡说：“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洗脑的方式，只要它（中共）对谁不满意，它（中共）就会针对那个人，然后告诉别人，你是‘独’。”

国保威吓

2020年6月4日，张誉锡举着“反对香港国安法”的布条登上长城，并拍照留念，网络翻墙发到推特；同日写了一篇文章《六四之丧，香港上演》。



2020年6月4日，张誉锡举着“反对香港国安法”的布条登上长城，因而遭国保骚扰。(张誉锡提供)

6月10日，国保强制传讯张誉锡到派出所，警察告诉他：“我们是搞政治的警察，现在的中国大陆比文革的时候还要严重，只不过是不知道、不了解。如果是放在当年文革，你的这个就是反革命罪，有可能判死刑。”

当晚，张誉锡整夜不让睡觉，站着写了5份不知道为何悔过的“悔过书”，彻夜无法休息。家人交了1万元保释金，然后又加上5万元贿赂警方，他才得以被放行。

不是“良民”

张誉锡说：“以前是什么呢？查到你的车，一贴身份证就走，或有时候会开后备箱看一眼。现在不是了，你只要一贴身份证，请下车，去到旁边。你是谁？你进京要干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就会被另外盘问。”

十分喜爱旅行的张誉锡因此一整年都没有出游，唯一一次跨省出行是陪妻子回娘家。但他刚到内蒙古不久，就接到国保“关切”的电话，询问他人在何处？为何要去内蒙古，因无法再忍受这种监控，更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，他只能选择离开大陆，并实名退出中国共产党。

实名退党

虽然中共的条例表示不交党费就自动退党，但张誉锡发现并非如此。他在疫情期间被社区征召要帮忙封门，他很不愿意做这种事情。张誉锡意识到被征召可能与自己党员的身份有关，他说：“我上韩国就和它（中共）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没有再缴过钱。”担心自己未被除名，仍是党员，张誉锡2020年5月到社区党支部申请退党，他写了一份正式的退党声明，还按了指纹申请退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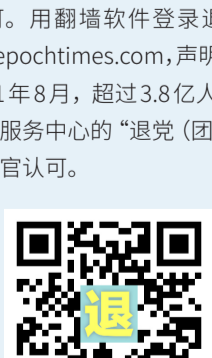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工作人员都感到很诧异，甚至有点难以置信，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对方一开始推托领导不在，让张誉锡过一阵子再来询问，后来又说要开会决议。张誉锡去了三次才获得对方回应，表示他已经退党，但张誉锡并没有获得任何回执凭据。

张誉锡呼吁：“如果你希望不再做一个愚民、一个傻子，希望有真正做人的权利，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，我呼吁人们尽早、尽快地退出中国共产党。”

“三退保平安”

“三退”保平安。神看人心，真名、化名、小名皆可。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：tuidang.epochtimes.com，声明“三退”。

截至2021年8月，超过3.8亿人“三退”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“退党（团队）证书”被美移民官认可。



扫码退党（团队）

